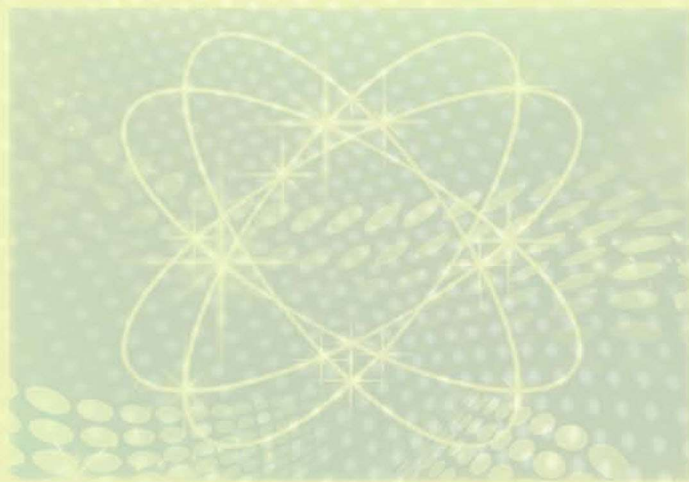


绳套·猫·流淌的爱

韦 昕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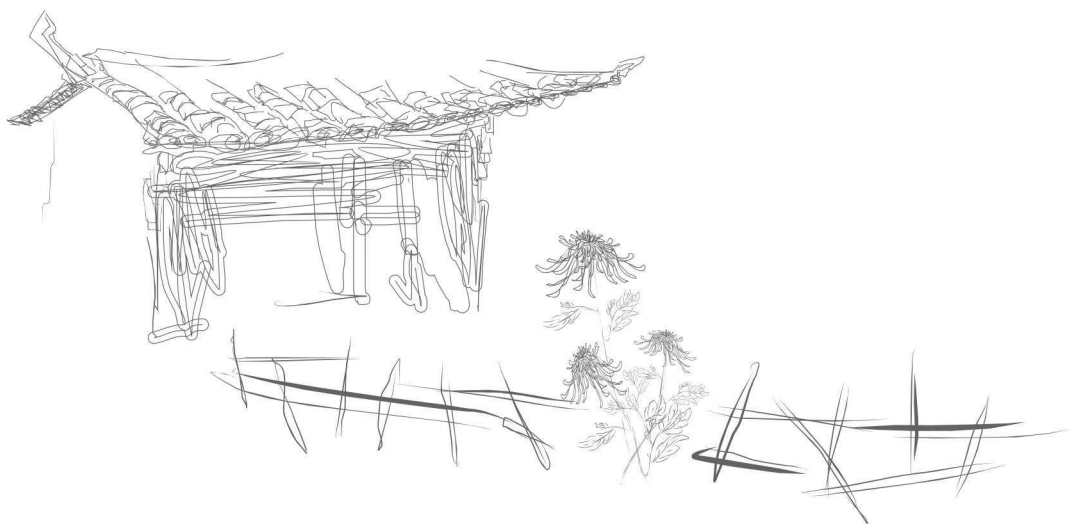


太白文艺出版社

韦昕◎著

绳套·猫·流淌的爱

中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绳套·猫·流淌的爱 / 韦昕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513-07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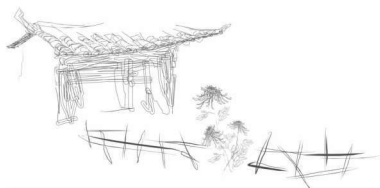
I. ①绳… II. ①韦…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电影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7018号

绳套·猫·流淌的爱

作者	韦昕
责任编辑	曹彦 薛怡然
整体设计	前程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陕西天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字数	300千字
印张	24.9
版次	2014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13-0724-6
定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
印厂电话: 029-86290990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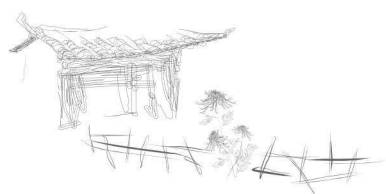
中篇小说

- 1 · 绳套难解也得解
81 · 流淌的爱
157 · 把小事弄大
185 · 四十天之战争片段
233 · 那只叫小白脸的猫

电影文学剧本

- 293 · 大唐生死恋

387 · 难得一种真实
 ——陈忠实
393 · 后记
-



绳套难解也得解

第一章

一

真正解脱了绳套！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

我从卡车后部的车厢板爬上去，坐在自己的被褥包上，身旁一个新置办的深红色木箱，装着换洗衣服、日用物品，一个硬纸板箱装满想阅读的书籍，已经用麻绳捆扎妥帖。同车下放的几位同事也都整理好自己大大小小的箱包，有的连几竹筐蜂窝煤都搬上来了，他们是全家一起走的，还带着小孩。刚坐定，便听见有人喊道：“坐好了，走咯！”随着汽车引擎的发动，车厢摇晃了几下，车便开动了。我听见院子里聚集的人群中，一片珍重送别的声音，那都是要下放到别的县的人们在欢送我们。汽车驶出了机关大门，刻着机关名称的木牌已经摘去，街上行人不多，路边堆着肮脏的雪堆，只有各家各户门上写着毛主席诗词的红色对联还很耀眼，冷风从车篷缝隙里钻进来。我不知道要下放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前途迷茫看不清楚，我只希望能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这是“文化大革命”闹了三四年的春节后的一天早上，我们要下放到山区的一个县上去的临别场景。从“文革”开始时的揭发、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



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到群众起来造反、夺权,社会上两大派全面武斗,上层建筑瘫痪。解放军进驻“支左”,成立“革委会”,直至最后的“斗批改阶段”,干部解放,机关撤销,人员下放。这三四年我都经历了,或耳闻,或目睹,或亲身体会。那是精神上 and 肉体上被绑上绳套,被鞭挞、被侮辱、被强制的一种生活,如今终于解脱了,而我只是一个所谓的保守派而已。我所尊敬的一位领导,被戴上走资派帽子却又坚决不认罪的老革命,一股信念支撑着他,使他面对各种迫害而铁骨铮铮,绝不妥协屈服。当他被宣布解放以后,便病倒在床。他说,使我强撑着的是一种信念。不再斗争了,便垮了,浑身瘫软,起不来了……他是苦笑着这么说的。

卡车在寒风中颠簸、摇晃着向前开,不急赶路,车速很慢,驰过平原、河沟、山巅和丘陵,第三天才到达目的地,也没有在县城停留,直接开往我们要下放的那个公社。原叫观音堂公社,“文革”开始为适应“破四旧”的要求,改名为“风雷公社”了。同车的几位同事都在路过的几个生产大队下了车,可能是事先的安排,那几个大队的社员敲着锣鼓,在路边迎接,帮他们搬运箱包行李,前后簇拥着走向他们要安家居住的村舍。我们互道珍重,扬手告别。我将下放的何家梁大队,是公社机关所在地。当汽车在暮色苍茫中向前缓缓行驶时,我望着看不清远近、大小和景色的田野,心里猛然觉得很孤单,不知迎接我的将是一段什么样的生活呢?

二

天已经黑透了,我被引导着走进何家梁大队一队,黑乎乎的一片村舍,脚下高低不平,一个没有围墙的院落,正面大房里马灯光照得雪亮,人影幢幢。我抬脚跨过高高的门槛,人影便乱纷纷动作起来,有接过我肩挎的提包的,有递过一碗白开水的,有的便接过从汽车上卸下来的木箱、纸箱和被褥行李,都堆放在铺着苇席的土炕上。马灯无声地照着,光影参差,离我最近面露笑容的是一位脸上密布皱纹的老汉,有些秃顶的花白头发,穿着蓝色卡其布中山装。看他像是一个干部,不知该怎么称呼,有人便向我介绍了:“公社老雷社长。”

我不好意思，立刻伸手去握他那稍觉粗糙的手，想表示谢意，谁知他握了一下，便有点退缩的意思，谦让地说：“我不是领导，公社‘革委会’石主任正在开县上的电话会议，他叫我来表示欢迎……”他伸手指着旁边一位四方脸、黑胡楂儿、形态精干的中年人：“大队支部书记何庆华。”又指另一位脸白胖、眼睛黑亮的人：“大队长高新民！”

可能我眼神里透出的迟疑引起何支书的警觉，他很巧妙地向我说：“老雷社长是‘文革’前的公社社长，我们的老领导，有政策水平，有工作能力，现在年纪大了……”

我立即明白这绝对是位优秀的农村基层脱产干部，可能因某种原因把问题挂起来然后控制使用，而他们所说的那位石主任才真正是当前公社的头把手、掌舵人。目前我还不清楚这位领导的心性为人。

何支书又指着一个敦敦实实、黑红脸、串脸胡，正在忙着和两三个社员一块儿砌灶的人叫了一声：“赵农胜。”那人三步两步跨过来，伸出手示意他手上全是泥土，不好握了，又憨憨地笑着自我介绍：“一队队长。”

我忙两只手伸出去，握住他的手，说：“以后我就是一队社员了，归你领导……”

这么一说，倒引起一片笑声。赵农胜忙客气地说：“不敢不敢，你是省城下来的干部，我是个农民。”

何支书笑他：“再不要谦虚了！”又向我介绍：“农胜‘文革’前才复员，部队里当过班长，打过仗哩！”我连声说：“好！好！”

这时，老雷社长用手压了压，说：“再咋说，都得向省城下来的同志学习。”又转向我：“今夜好好休息，明日请你来公社，石主任说还有工作任务哩！”

啊！我愣了一下，还没落住脚，咋就有了变动了，我得先下地去参加几天劳动吧！

这一夜，众人走了以后，我只打开行李卷，平摊开被褥，胡乱睡下，好在还不冷。饭是一队队长赵农胜他们临时用麦秸火烙了几张面饼，又烧了一点面汤，解决了的。炉灶还未砌好，临时在墙根下用三块土坯立起来斜靠在一起，用泥巴把接缝处糊起抹平，便成了一个简易的小土灶，放上小铁锅便可做饭了。



三

第二天,我一早起来,略加漱洗后,便抬脚去公社。从房舍紧挨的一队走出,眼界顿时开阔起来。一条土路,虽有车辙和埂坎,但还算平坦,笔直指向远方。路外是大片麦田,已经有些绿色泛起。空气里也似乎没有省城里那尖锐刺人的寒意了。

风雷公社在何家梁大队一、二队之间,稍近二队的地方,我朝公社方向大步走着。远处树木葱茏、房舍隐隐的地方渐渐近了。我先看到十几棵柏树形成的小树林,树林黑乌乌的。树林后面有一块罕见的空地,空地后边有一圈短墙围起来的几大间房屋,围墙上写有风雷小学几个大宋体字。我猜想,这大概就是原来的观音堂庙宇了。学校过去,路边又出现一人高的围墙,墙上写着“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两行标语。标语正中是一间门楼,开着一扇红漆大门,门旁的墙面上挂着一个长木牌,上写“风雷公社革命委员会”。

我对自己说:“到了。”带着一种新鲜感,便推开闭着的另一扇大门。公社是一圈高大房舍,青砖为墙,木柱支撑,青瓦覆顶,窗镶玻璃,比一般群众的房屋要雄伟气派多了。我略一踌躇,便看见院中站着两个人,正在说话,很入神的样子。一个端直的身材,略长的脸型,戴一副黑框眼镜,头仰着。另一位满脸皱纹,嘴里念叨着什么,眼睛直盯住对方,不敢稍有旁顾。

我估计那位戴眼镜的干部模样的人可能就是石主任,只见他侧过头来,很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我忙向前走,笑说:“我是下放到何家梁大队的,昨天夜里才到……”

他神情立变,满脸堆笑:“哎呀,老强同志,欢迎,欢迎!”介绍另一位,“咱们公社李文书。”吩咐说,“叫伙房烧开水,泡茶。”又立即拉起我的手,向他那宿办合一的北房走去。

石主任明显是县城里的一位知识分子,说话得体,眼界很宽。交谈中,他一开始就表示对省城下来的干部的欢迎姿态,尽管这些干部目前没有担任什么职务,是下放锻炼的,但他一定要让这些同志生活愉快,安心住下来,更重

要的是要让他们成为公社的得力助手,把各项工作推向前去。他这种包含宽容的态度,使我的心情豁然开朗,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下放来的同志分到几个大队,我都要挨个儿去看望,看安顿得咋样了。”他把李文书送来的一杯酹茶向我面前推了推,“我建议你搬到公社来住,条件比生产队的要好,再说,在公社灶上吃饭,你就不必自己开伙了……”

我有些吃惊:“我是下放到队里的,还没参加劳动哩……”

石主任大声说:“没有关系,有空就去好了,有的是时间……”又放低声音,“你们下来之前,县上已经布置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了。咱们公社才召开各大队干部会做了动员。我请你住到公社,就是想充实一下力量……”

噢——原来是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插进了一个运动,当然是这个时期的中心,占据着压倒一切的位置。我怎么能违命呢!我听见石主任补充说:“其他下放的同志都在各自的队做工作,你就在何家梁大队,和老雷社长一同负责,行吗?”

我只好答应下来。石主任站起身来,拉开玻璃窗,朝对面的办公室喊:“李文书,你把老雷社长喊来,开个碰头会。”

会后,我去李文书办公室,把户口、行政和粮食关系等介绍信交了,又闲聊了一会儿,李文书很坦率地向我介绍说:“风雷公社生产条件属中等,工作属中间偏上,发展潜力很大,就是抓革命一般化,不然,县上咋把年轻有魄力的石主任派来做一把手呢?”

我走出公社,看着隐隐约约的黛色远山,山峰参差不齐,伟岸而又神秘,不知山后边是什么。向左右两侧望去,地平线上远树朦朦胧胧,那是公社另外几个大队,要去那里必须下到土梁下边的河沟里,踩过流水里的卵石,再爬上去。更远处,目力不及,那是别的公社甚至是外县的地面了。千万年的沧桑巨变都已过去,目前人们还在忙乱着,或劳作,或奔波,或谋划,或残害,但比起这山、这地、这深远寥廓的天,不过是芥豆一般的小事啊!过眼即逝的云烟啊!我任自己思绪起伏,远思遐想,联系到现实,忽然便跌落下来——我还得去解脱人活一生必有的各种绳套啊!我必须谨慎,得凭自己的良知……



绳套难解也得解

四

老雷社长端着一碗稀饭，用筷子夹着一个馍，到我的住处来。我搬至公社后，便住进公社的客房里，这是一明两暗的房间，我住靠里的一间，隔壁便是公社的伙房，劈柴的燃烧声，切菜淘米声，蒸饭蒸馍的水汽，按时飘进我的房间。老雷社长说，咱们先抓何家梁大队一队那个反革命案件。他说话时，完全是请示的口吻，这就使我不得不非常热情地表示照他的意思去办。

我们俩到一队去，快到时看见路口石头碾子上蹲着一个人，正是一队队长赵农胜，见我们到来，便麻利地跳下来。他身板笔直，底气十足地直接就说：“到队部去吧！”

我赶紧笑一笑，老雷社长抿住嘴，点点头。

我们向一队队部走，路边一块坡地边有一座院落，土坯垒成的门楼，门口靠墙边蹲着一个人，披一件黑色旧棉袄，敞着怀吸烟，在自家门口，很自得的样子，只是那眼睛从低垂的眼皮底下向外瞅，冷漠而又犀利。他不理睬我们，呆呆地蹲着，连屁股都不挪动一下。赵队长和老雷社长也不理他，只顾一脚赶一脚向前走。我有些奇怪，一般农村社员，特别是山区人，见面总要打个招呼，饭时见面都是问：吃了？看见某人去县城去了，便问：上城呀？在地里做农活时便问：上化肥呢？今年供销社给你们分了多少化肥……为啥对同一个村的人连理都不理？

村路正中便是一队队部，挂着一个白木长条牌子，门口的地场像个大院子，墙根底下零星摆放了几块砖头，显然是开社员大会的地方。队部是两明一暗的三间旧瓦房，明间摆了几条旧木长凳，暗间是会计室，有三斗桌、文具、算盘，几个暗红色的木柜，还有一张放着黑乎乎被褥的木床。

走进会计室，坐下。赵队长取茶杯，倒开水，却遗憾地说：“水我倒烧了，就是没有茶叶，我去谁家借一点来。”

“不必了，不必了。”老雷社长伸手挡住，“公社的三千会都动员了，指派省城下放干部强同志到何家梁大队蹲点，你就先讲讲情况吧！”

我本来是下放当社员的，谁知却被指派蹲点，指导工作，我知道这是老雷

社长对我的支持,便马马虎虎笑一笑。

赵队长却严肃地说:“那我先说说情况。我们一队前几年外出武斗的倒没有,虽然跟县上两派有观点相同的,都是社员,种地要紧,嘴里说说可以,真刀真枪打仗,却没这胆量。也没有贴反标的,就只一个人骂过伟大领袖……”

我在省城参加“文化大革命”,知道反对和辱骂伟大领袖,那可是绝对可怕的罪行。谁知小小何家梁生产大队一队,竟然也出现这种问题,脊背一股凉气骤然升起。“谁?”我问。

赵农胜队长朝窗外扫了一眼,低声说:“刚才蹲在院门口的那个,我们队一大害……”

“是他?”

“对,对,真个反革命!”

“他真的骂过伟大领袖?”

“那还有假!公开地辱骂,全队的人都听得准准的……”接着,他便低声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辱骂的原话,他没有重复。我知道如果重复照原话说了,那可能就引火烧身了。

“整理好文字材料了吗?”

“还没有。群众有揭发,我也掌握了基本事实……”

“这人叫啥?”

“赵臭臭,本名赵全盛。”

我心里暗想,这个蹲在自家门口的赵臭臭,见了公社来人和队长,光从眼皮底下死劲儿瞅人,连个招呼都不打,看来也不是个善良之辈,是个恶人。这一下子要倒霉了,那个反革命帽子够沉的,会压死人的。

老雷社长看我沉吟不语,就下结论说:“公社石主任指示了,先揪出来交群众揭发批斗……农胜,你看怎么个揪法?”

“这我有办法,前几年我在县城见识过……”赵队长摩拳擦掌,精神上分外亢奋。



五

揪斗大会是第二天下午开的。

我午饭后赶到一队去，老雷社长一早就去了。临近一队，就听见铁皮喇叭里传出赵农胜队长的呼喊声。何家梁大队没有通电，公社机关也只通县城的电话，大概赵队长只好亲自跑前跑后用铁皮喇叭满村喊人了。

走在村路上，三三两两穿着破毛衣、旧棉袄，下身仍是单裤的社员们都在朝队部走。

队部院子里靠墙坐着一些妇女，手里还做着家务活儿，有的在纳鞋底儿，有的给怀里的幼儿喂奶，小孩童则在院内乱跑。队部里已或坐或蹲挤满了人，多是年老的或成年的男社员，阳光斜射处可见抽旱烟叶的烟气在空中乱舞。赵队长和老雷社长已经坐在靠近会计室门口的长凳上，看我进来，便示意我进去。我便进了会议室，在年轻会计让出的木椅上坐下，一面向赵队长说：“你开你的会……”

赵农胜队长站起来，安排一阵子生产活路，接着大声宣布：“现在进行第一项，批斗反革命分子……”

乱哄哄的社员大会会场立时沉静下来。一搞什么运动，一搞阶级斗争，再自在散漫、随意生活的农民都会规规矩矩，毫不反抗地服从运动的指拨。我分明看见一些不明底细的社员，坐直身子，睁大眼睛，看看赵队长，又四处张望。也有少数几个年轻人，则一脸兴奋，精神陡增，他们是大队的民兵。

“赵臭臭！”赵队长喊叫一声，“把反革命分子赵臭臭揪出来！”

这一声断喝，真正声震屋梁。几个年轻人猛地从人丛里冒出来，揪住赵臭臭的衣领，像在菜地里拔萝卜似的把他推拥到屋子正中。赵臭臭猝不及防，惊呆了似的直直站着，一动不动。这种揪斗方式，立时分清敌我，明确火力射击方向。前几年在省城里流行一时，结合起抄家游街，真是威力无穷，如今却又在这个小小的生产队里旧景重现了，赵臭臭一个普通农民能撑得住吗？

赵队长似乎也没有什么私怨，他出于革命立场，严正地问：

“赵臭臭，今天为啥揪你，你该明白。你认罪吗？”

“认啥罪哩,我没罪……”

几个社员喊起来:“你不投降,就叫你灭亡!”

“我来揭发——”一个队干部喊叫说,“前年冬天,给地里施粪肥,命令早上按时出工,社员们扛旗的扛旗,举语录牌的举语录牌,到地里好一晌了,没见你的人影,你干啥去了?”

“干啥去了?”赵臭臭扬头朝天,“陈年旧事,我咋知道干啥去了!”

“老实说,干啥去了?”

“……在炕上睡觉哩!”

社员们一听,有人悄悄笑了。赵队长“叭叭”拍了两下桌子,没人敢出声了。

“为啥不起来?”

“没啥耍的,半夜跟媳妇睡觉来,困了……”

赵臭臭有点发蛮耍赖了,却没人敢笑。

“继续揭发。”赵队长咬住牙,说。

另一位年轻女社员尖着嗓子说:“那时候,抓革命,促生产,地边头插着毛主席画像,谁来迟了,先站在地头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

“对着呢!”几个妇女齐声喊,接着七嘴八舌质问起来,“你来迟了,至少有两三个饭时,你不害臊,大家叫你向毛主席像鞠躬请罪,背语录,你咋死活不请罪呢?”“不请罪倒还罢了,你还骂呢!”“对,你看都不看毛主席画像,嘴里说的啥?”

大概赵臭臭也记起有这一回事,心里发虚,嘴里还硬:“我说啥来?啥也没说……”

我清楚地记得昨天赵农胜向我介绍过,赵臭臭人臭嘴也臭,他一说话就满口脏字眼。他嫌社员让他向毛主席像请罪,是故意整他,跟他过不去,就用脏字眼说了声“请……啥哩!”这就引发了今日这场批斗会。在前几年“文化大革命”刚兴起的时候,省城某报纸头版是整幅的毛主席像,二版是砸烂某部门某个人的狗头,深批某某的反革命黑帮罪行,放到太阳光下一看,这些骂人的字眼就透印到毛主席像上,成为数百人围攻报社的革命理由。某人不小心把毛主席瓷像摔到地上,碎成几块,也被伺机整他的人打成了反革命。这一潮流仍在小县城



里涌动。我暗暗有点担心,其实这些揭发赵臭臭的农村社员们都小心翼翼避开了那些直接辱骂的脏字眼,只是一股劲儿地追问:“你骂了没?”

赵臭臭嘴硬:“没有。”

好几个人一哇声地喊:“众人都在当场,听得真真的,当时都惊呆了,你还敢抵死不认!”

赵臭臭声音低了:“就是没骂。”

四周的社员有的摇头,有的叹气,有的愤然,不满之声四起,我看见几个年轻民兵把袖子向上挽,要打的样子。我怕群殴,不好收场,且不好定性,便朝赵农胜说:“不要乱,继续揭发,一个儿一个儿来……”

老雷社长扬起手臂,大声说:“咱们这是严肃的批斗会,有证据,不怕他不承认,照样可以定他的罪。大家挨个儿揭发,特别是少数几个不发言的,把事实都摆到明处……”

会场立时沉稳下来,发言是一个接一个的,特别是那天一早出工的社员,一半还是妇女,都证明当天赵臭臭确实向毛主席像骂了脏话,有时间,有地点,甚至描述了赵臭臭的恶劣表情。这么多的社员都站在赵臭臭的对立面,他有点招架不住了,他发慌了,双腿挪动着,要逃走或者坐到地上的架势。特别是一位有点文化的社员伸出食指和大拇指,象征一把手枪,指着赵臭臭说:“你犯的就是挨枪子儿的罪!”

赵队长看见火候差不多了,大声呵斥道:“赵臭臭,老实交代,坦白从宽。”

赵臭臭吭哧吭哧,承认说:“社员们说的,实情……实情……”

我看见赵队长向老雷社长悄悄问了句什么,随即站起来说:

“我宣布,对赵臭臭实行专政,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只准在家里,不许出门。出村、上工同社员一起;外出、进城,要向队里请假。若畏罪潜逃,罪加一等!听明白了没?”

赵臭臭迟迟疑疑,问:“屋里没得烧柴了,还能进山砍柴吗?”引起几个社员悄悄笑了。赵队长狠狠瞪了他一眼,随即宣布散会。

直到会场里空无一人,赵农胜这才露出满意的神情,向我和老雷社长说:“赵臭臭,从来就是队里一个害祸,不听指挥,动不动和群众打架,欺侮女社

员,恶名在外,乡行不好……今日才把他给治了……”

六

第二天,我接受了一件临时任务,修改一份李文书给县上报的单行材料。李文书在上报材料或下发通知时,按惯例在题目上边都要认真写一段毛主席语录,这一次写的是“出安民告示”,我觉得与文内题意不合,一时又查不出,正寻思间,忽听见杂沓的脚步声冲房门而来,抬眼望去,已见老雷社长和赵农胜队长气喘吁吁站到桌前,赵队长急说:“出事了!赵臭臭跑了……”

我吃了一惊,站起来问:“啥时候跑的?”

“今早上,上工时人去家里叫他,他老婆说一大早天不亮就走了……问干啥去了,说不知道,没留下话……”

老雷社长辩解说:“咱农村对反革命宽大,放到县城和省城,早进‘牛棚’了。那里‘牛棚’大,集中住宿吃饭,写交代,不能随意出入,劳动时有人监管,谁跑得了?”

我说:“队里刚揪出来,还没上报公社定案哩,也还关不到看守所里去。给石主任汇报了没?”

老雷社长忙说:“汇报了,石主任正忙呢,一听很生气,把农胜训了一顿,叫向你汇报,研究办法。”

这明明是在批评我和老雷社长呢,我顾不了许多,立即说:“队里派人去寻,把远近亲戚都走到,看躲在谁家里。再派一路人到沟渠拐角、四周八匝,仔细找找,怕是寻死了不……”

赵队长显得生气又担心,解释说:“咿个恶鬼,爱命得很,不会自杀的。”

“这一招,还得防一防,不可大意。瞎好是条命,人死不能复生。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对了,凡是队里上县城办事情、买东西的人都叫睁大眼睛,看赵臭臭是不是躲到县城里谁家去了?”

也只能先寻人要紧,赵队长和老雷社长无话可说,快步如飞地走了。

其实,过了一天就有了赵臭臭的消息,听寻他的人回来给赵队长讲,赵臭臭是跑到北山桦坪去了。那是个远山区,山大林深,他一个远房姨家住在那



里。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山里人开地容易，无论哪个沟岔找点地种上就有收成，所以粮食不少，赵臭臭一冬把粮吃完了，常去他姨家借粮。这次，又去了。寻找的人七问八问，才找到了他姨家，三间大房，全是新的好木料盖的，没有油漆，柱、梁、檩散发出一股松木香味。只他姨一个人在家，经不住寻的人一吓唬，她姨一个妇道人家啥话都说了。

“他姨咋说？”

赵队长接过我递给他的一支烟，点着了，吸了一口：“赵臭臭这个害祸，一见他姨就说：‘姨，队里把我弄成反革命了……’他姨问：‘是不是五类分子……’赵臭臭说：‘咋不是？说不定还要进看守所呢！’你看这家伙死不认罪，就当说闲话，是旁人世人的事……”

“后来呢？”

“他想在他姨家躲几天，有事就往山里钻，没人寻得着。他姨别看是个妇女，心里明白，问过他犯事的由头，倒劝他：‘娃呀，钻山也不是个办法……’赵臭臭说：‘不行了，我再往山外县上跑……’他姨说：‘你个呆子，你有粮票吗？没粮票连饭都吃不上；你有钱吗？坐车住店都要钱，没粮票没钱，你是寸步难行……再说，你跑了，你媳妇和娃咋办？’这一问，也确实把赵臭臭问住了，他丧气地说：‘我犯了事，那个货只是哭，软柿子一个，全叫人家捏住了……’他姨这才劝他：‘娃呀，你越跑，人家越恨你，越寻你，气都出到你身上，你的罪可就大了。还是回去，在人屋檐下，装孙子，说软话，你服了，总不会赶尽杀绝吧……’”

“听他姨的话没？”

“他姨不留他，他也就回来了。寻他的人回到队里到他家去看，那个害祸正在屋里拾掇苞谷，准备碾苞谷糝子哩！问他干啥去了？咋不请假？赵臭臭说：没吃的了，寻粮去了……脸挺得平平的，没事人一样。”

正说着，石主任带着一股风，推门进来。我俩忙起身让座，石主任也不客气，一屁股就在我那床上坐下。赵农胜队长忙把寻到赵臭臭的情况又重复说了一遍，最后说：“虚惊一场，我正请示哩，看下一步咋办？”

石主任快人快语，说：“还用问吗？你们队里加大批斗力度，再开会，天天